

● 第二辑

杨甫旺 主编

楚雄
民族文
化论坛

楚雄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『民族学』学术集刊

楚雄民族文化论坛



主编 杨甫旺
副主编 朱和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楚雄民族文化论坛. 第2辑/杨甫旺主编. —昆明:
云南大学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81112-471-2

I. 楚… II. 杨… III. 民族文化—楚雄彝族自治州—文集 IV. K280.74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2154 号

楚雄民族文化论坛

第二辑

杨甫旺 主编

策划编辑: 伍 奇

责任编辑: 李兴和 刘 焰 史明舒

封面设计: 刘 雨

出版发行: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: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344 千

版 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12-471-2

定 价: 35.00 元

社 址: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
(邮编: 650091)

发行电话: 0871-5033244 50310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up.com>

E-mail: market@ynup.com

目 录

虎文化溯源

- 中国西南彝族虎文化的历史考察 张泽洪 (3)
- 云南双柏小麦地冲彝族跳虎节历史文化考察
..... 杨甫旺 刘祖鑫 (21)
- “罗罗”文化符号：“虎头葫芦瓢”释义新解
..... 普 珍 朱炳祥 (34)
- 试论彝族及其先民古氏羌的黑母虎崇拜 李福云 (49)
- 中国西南彝族虎雏文化述论 廖 玲 (55)
- 古代巴蜀的虎崇拜 尹丽娟 (71)
- 彝族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罗国蕊 (79)
- 彝族原始宗教中的虎图腾 张仲仁 (87)
- 中华虎文化之源流初探 田 蕾 (94)
- 说“笙”
——兼议双柏彝族“三笙” 王翼祥 (102)
- 彝族虎崇拜源于古蜀族 王志刚 (118)

虎文化习俗研究

- 韩国的老虎和虎巫 [韩] 申明淑 (131)
- 存活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古代祭仪

- 土家族“毛古斯”与彝族“老虎笙”
之比较研究 杨 静 (142)
- 彝族民间宗教节祭中的交媾仪式 朱和双 (156)
- 对双柏县“老虎笙”的文化阐释 陈永香 (178)
- 形形色色的“虎”
- 谈虎在彝族文化生活中的多样化反映
..... 代琳娜 (191)
- 从小豹子笙看彝族崇虎习俗 施文贵 (198)
- 彝族傩戏的珍存和中国虎文化的“活化石”
- 双柏彝族虎文化杂谈 李忠祥 (206)
- 彝族虎图腾习俗文化的原因 李友华 (212)
- 小麦地冲彝族“罗罗人”与虎图腾崇拜 苏轼冰 (223)
- 彝族祭母虎习俗 鲁成龙 (238)
- 彝族虎文化概略 左玉堂 (257)
- 彝族虎文化浅谈 龙保贵 (263)
- 中国双柏彝族虎文化探析 周 红 (284)
- 双柏彝族“老虎笙”的民族文化学浅析 杨田华 (298)
- 双柏县彝族“跳老虎”的傩文化内涵 刘 怡 (306)
- 虎文化中的瑰宝
- 云南双柏小麦地冲彝族虎节 潘莹莹 (317)
- 彝族虎图腾漫谈 田 婧 (323)

虎文化艺术研究

傩仪：从图腾到戏剧

- 以云南双柏彝族虎傩为个案
..... 杨甫旺 蒋星梅 (331)
- 论彝族老虎造型艺术 花瑞卿 (344)

虎文化开发与保护

思路与对策：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“老虎笙”	赵世林 (357)
“老虎笙”的文化资源开发	和晓蓉 (365)
浅谈双柏县小麦地冲彝族“老虎节”中	
文化共性与保护	李 珍 (377)
底蕴深厚的中国彝族虎文化与	
双柏虎文化基地建设	李如宗 李世康 (386)
双柏民族节日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	
	李荣祥 (396)
谈“老虎笙”舞的传承与发展	陈桂波 (405)
后 记	(413)

虎文化溯源



中国西南彝族虎文化的历史考察

张泽洪*

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彝语支诸族群，历史上曾流行虎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。云南双柏县彝族民间的虎雉活动，就是古代彝族先民虎文化的传承。在 21 世纪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今天，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，从不同学术视角考察西南诸族群的虎文化。本文拟征引史籍文献及民族志资料，从以下三方面分析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。

一、南诏政权时期的崇虎习俗

唐代崛起于西南地区的南诏政权，其建立者蒙氏属于彝族先民。南诏政权同彝语支诸族群有着密切联系。历史上关于南诏政权的疆域，据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二十二上《南诏传》载南诏疆域：“东距爨，东南属交趾，西摩伽陀，西北与吐蕃接，南女王，西南骠，北抵益州，东北际黔、巫。”^① 郑回《南诏德化碑》说南诏：“西开寻传，禄郫出丽水之金；北接阳山，会川收瑟瑟

* 作者简介：张泽洪，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、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、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。

① [宋] 欧阳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书》，中华书局 1975 年版（下同），第 20 册第 6267 页。

之宝。南荒奔凑，覆诏愿为外臣；东爨悉归，步头已成内境。建都镇塞，银生于墨觜之乡；候隙省方，驾憩于洞庭之野。盖繇人杰地灵，物华气秀者也。”^① 由此可知南诏疆域包括今云南全境及与云南交界的西藏、四川、贵州、广西及东南亚部分地区。

南诏政权的建立者蒙氏，是西南地区崇拜虎图腾的族群，对虎的崇拜表现在南诏风俗的诸方面，南诏蒙氏王室的服饰就是用虎皮来装饰。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二十二上《南诏传》记载，唐德宗贞元十年（794年）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，史称异牟寻披“金甲，蒙虎皮”出迎唐王朝使节。^② 唐樊绰《蛮书》卷十《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》记载此事甚详：

夹路马步军排队二十余里。南诏异牟寻出阳苴咩城五里迎。先饰大象一十二头引前，以次马军队，以次伎乐队，以次子弟持斧钺。南诏异牟寻衣金甲，披人虫皮，执双铎稍。男蒙阁劝在傍，步枪千余人随后，马上祇揖而退。^③

南诏王异牟寻在迎接唐朝使节的仪式上，以身披虎皮的礼节显示其西南王者的地位。不仅南诏国王如此，南诏大臣服饰亦喜用虎皮装饰。唐樊绰撰《蛮书》卷七《云南管内物产》载：“制如衾被，庶贱男女许以披之。亦有刺绣，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，皆上缀波罗皮。”^④ 在中原汉文化语境中，民间对老虎的

① 《云南通志》卷二十九之九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，第570册第559页。

② [宋] 欧阳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书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20册第6274页。

③ [唐] 樊绰撰，赵吕甫校释：《云南志校释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（下同），第341页。

④ [唐] 樊绰撰，赵吕甫校释：《云南志校释》，第258~259页。

称呼有大虫、白额将军、啸风子等别名。南诏呼大虫为波罗密，应当是南诏夷语的音译，汉文史籍记载南诏谓虎为“波罗”，就是彝族先民语音的汉译。

南诏政权的虎崇拜更体现在军功方面，南诏将虎皮视为勇武精神的象征，以褒奖勇士在战场立下的功勋。南诏政权对立有战功者，实行授予不同规格虎皮的制度。唐樊绰《蛮书》卷八《蛮夷风俗》载：

贵绯、紫两色。得紫后，有大功则得锦。又有超等殊功者，则得全披波罗皮。其次功，则胸前背后得披，而缺其袖。又以次功，则胸前得披，并缺其背。谓之“大虫皮”，亦曰“波罗皮”。^①

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二十二上《南诏传》，同样记载了南诏以虎皮奖励军功的制度：

尚绛紫。有功加锦，又有功加金波罗。金波罗，虎皮也。功小者，衿背不袖，次止于衿。^②

明谢肇淛《滇略》卷九《夷略》，记载南诏军事制度说：

人丁壮者，皆为战卒。王之亲兵曰朱弩、佉苴。佉苴，韦带也。兵百人，置罗苴子统，自曹长以降，系金佉苴，尚绛紫，有功者加锦，又有功加金波罗。^③

从南诏政权对军功奖励的不同层次，可见虎皮是授予军功卓著者，身披虎皮是战功和荣誉的象征。

南诏根据士兵在战场上军功的大小，而授予不同规格的虎皮

① [唐] 樊绰撰，赵吕甫校释：《云南志校释》，第289页。

② [宋] 欧阳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书》，第20册第6269页。

③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494册第220页。

以示区别。这种褒奖制度大致可分三等，即一等“全披波罗皮”，二等“则胸前背后得披，而缺其袖”，三等“胸前得披，并缺其背”。可见虎皮是荣誉的标志，虎皮是胜利者的象征。立于唐大历元年（766年），由南诏清平官郑回撰写的《南诏德化碑》，碑阴镌刻以下被授予大虫皮的功臣：

清平官大军将大金告身……虫皮衣杨傍[佺]；大军将开南城大军将大[]告身……

大大虫皮衣赵眉丘；大军[][][][][][][][][][][]身赏……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张牒罗于；……[色]绫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孟绰望；……仓曹长小银告身赏二色绫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[]盛颠；大总管小银告身赏二色绫袍兼大虫皮衣[][]；……军将赏紫袍金带兼大虫皮衣刘望[]喻。^①

《南诏德化碑》碑阴记载的“大大虫皮衣”、“大虫皮衣”，应是南诏以虎皮褒奖军功的一等和二等，此三等褒奖的大虫皮制度，充分反映南诏政权对虎的崇拜。唐樊绰《蛮书》卷七《云南管内物产》载：“大虫，南诏所披皮，赤黑文深，炳然可爱。云大虫在高山穷谷者则佳；如在平川，文浅不任用。”^② 汉文史籍对南诏政权虎崇拜的详细记载，说明南诏虎崇拜具有深厚的地理人文因素，并有审美、图腾、象征等多重文化内涵。

受南诏政权统治者虎崇拜的影响，南诏政权统治下的各族群民间历来有重虎皮的习俗。唐樊绰《蛮书》卷四《名类第四》载：

① 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：《南诏大理文物》，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58、159、201页。

② [唐]樊绰撰，赵吕甫校释：《云南志校释》，第280页。

寻传蛮，阁罗凤所讨定也。俗无丝绵布帛，披波罗皮，跣足可以践履榛棘，持弓挟矢，射豪猪。^①

明田汝成《炎徼纪闻》卷四《云南》载：

爨人，汉为犍为部，唐为于矢部，盖南诏之东鄙也。古者有罪流之西方，曰爨言使偏寄于夷也。其人善事佛，男女手数珠，持番咒祈祷辄验，多有削发为僧者，号曰提奢。稍淳而易治，声音风俗与南诏略同。谓虎曰“金波罗”。^②

总之，南诏政权的大虫皮制度，是以披虎皮作为英雄的象征，或作为权势地位的标志。这种虎崇拜的价值取向，在彝族民间有着长期的影响。彝族民间流传的古歌说：“穿上虎皮戎装才配称英雄，才是真正的勇士。”^③ 在西南地区彝族的传统观念中，虎作为文化符号成为英雄的象征，认为披虎皮者就具有虎的力量，象征蕴涵着虎的勇猛与威武。正因为彝族社会的这种传统风俗，所以西南地区彝族历代贵族首领，其服饰喜欢身披虎皮以示威严。南诏政权虎崇拜在民间有深远的影响，当今云南双柏县彝族的虎雉文化，就是南诏政权虎崇拜习俗的遗存。

二、西南氏羌族群崇虎习俗的考察

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习俗，在彝语支各族群中信仰最盛。所谓彝语支民族，主要包括彝族、白族、土家族、纳西族、傈僳族、拉祜族、哈尼族、基诺族、怒族九个民族。由于彝语是

① [唐]樊绰撰，赵吕甫校释：《云南志校释》，第159页。

②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352册第654页。

③ 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编：《云南彝族歌谣集成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48页。

这一语支中使用人口最多、分布最广，且有古彝文文献传承，所以这一语支语言以“彝”作为语支的名称。彝语支各族都流传有关虎图腾的神话，并有虎图腾崇拜的原始习俗。

分布在大小凉山、哀牢山、乌蒙山区的彝族有一百多种支系，历史上都是崇拜虎图腾的族群。彝族先民不仅以虎自命，并且认为虎是其祖先。历史上哀牢山区的彝族，每家均供奉有一幅毕摩绘制的祖先画像，彝族称为“涅罗摩”。涅，意为祖灵，“涅罗摩”，意为母虎祖灵。毕摩在葫芦凸面画一黑色虎头，悬挂于门楣表示祭祀母虎祖神，这具有图腾祭祖仪式的色彩。彝族传统宗教以祖灵崇拜最具特点，彝人祭祖时要在祖灵神像上披一张虎皮，毕摩在祭祀仪式上则身披虎皮，或身穿用布画的虎皮以为代替，都旨在强调虎崇拜的图腾标记。法棍是彝族毕摩在仪式中使用的法器，按照仪式古规在手拄处也要垫一块虎皮，由此象征获得虎祖赋予的灵力。

其实氏羌族群普遍有虎崇拜的信仰习俗，西南少数民族的崇虎习俗，至少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。《后汉书》卷八十七《西羌传》记载：春秋时期的羌人祖先爰剑，曾遭秦人追捕而藏于岩穴中得免。羌人传说“爰剑初藏穴中，秦人焚之，有景象如虎，为其蔽火，得以不死”。^①羌人祖先爰剑得老虎保佑大难不死，成为羌族民间传承的历史记忆，也反映出先秦时期羌人就崇拜虎的史实。氏羌族群对虎的崇拜信仰，还反映在民间的丧葬习俗中。《南齐书》卷五十九《氏羌传》载：

宕昌，羌种也。……俗重虎皮，以之送死，国中以为货。^②

① [宋] 范焯撰：《后汉书》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，第 10 册第 2875 页。

② [梁] 萧子显撰：《南齐书》，中华书局 1972 年版，第 3 册第 1032 ~ 1033 页。

唐朝杜佑《通典》卷一百九十《边防六西戎二》载：

宕昌羌，后魏时兴焉。……三年一相聚，杀牛羊以祭天。俗重虎皮，以之送死。^①

所谓以虎皮送死即用虎皮裹死者，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彝族还流行在死者身上盖虎皮，表示死者生前是虎的后代，死后灵魂将会还原成虎。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前，西南各地彝族普遍实行火葬，火葬前要用虎皮（皋比）包裹死者。清乾隆《云南通志》卷二十四《土司附种人》载黑罗罗丧葬习俗说：“贵者裹以皋比，贱者以羊皮，焚诸野而弃其灰。”^②关于彝族先民用虎皮送葬之习俗，明童轩《滇南即事》诗四首之二，就以诗化的语言说道：“漫说滇南俗，人民半杂夷。管弦春社早，灯火夜街迟。问岁占鸡骨，襁凶瘞虎皮。辘车巡历处，时听语侏离。”^③

以虎皮送葬是祖先图腾崇拜的习俗，彝族毕摩认为彝人是虎变的，如果死者不火葬，灵魂就不能还原为虎。彝族认为火葬可还原为虎的观念，可追溯至《荀子·大略篇》“氐羌之虏也，不忧其系垒也，而忧其不焚也”的记述。^④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虎图腾的分类中，彝、纳西、拉祜、傈僳、哈尼、怒、阿昌等族尊奉黑虎为图腾，土家、白、普米、藏、羌等族尊奉白虎为图腾。但无论是崇拜黑虎还是白虎，都是古代氐羌虎图腾信仰的流变形式。各族群还保留着虎图腾的神话传说，傈僳族虎氏族传说其祖先是虎，而纳西族则有虎为人类始祖的传说。白族称其祖先腊修有一件魔衣，穿上魔衣就会显现虎祖的原型。在白族的 60 多个

① [唐]杜佑纂：《通典》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，第 1022 页。

②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 570 册第 237 页。

③ [明]童轩撰：《清风亭稿》卷五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 1247 册第 146 页。

④ 梁启雄著：《荀子简释》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，第 374 页。

他称中，带有“虎”字义的就是 22 种。

西南少数民族的虎文化，还体现在服饰中虎图腾的影响。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二十二下《南蛮传》记载隶属石门、柳强三镇的剑山弥羌、磨些等五部落和嵩州所辖的夷望、鼓路等十二鬼主，奉国、苴伽等十一部落，每年春秋赴嵩州受赏，“每节度使至，诸部献马，酋长衣虎皮，余皆红髻髮，锦纁袄半臂。既见，请匹锦、斗酒，折草招父祖魂以归乡里”。^①《旧五代史》卷一百三十八《外国列传二》载：

昆明部落，其俗椎髻跣足。酋长披虎皮，下者披毡。^②

《新五代史》卷七十四《四夷附录第三》亦载：

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，地产羊马。其人椎髻、跣足、披毡，其首领披虎皮。^③

昆明即唐代的昆明蛮，泛指云南西洱河流域诸族群。贵州诸族群的情况同样如此，清乾隆《贵州通志》卷七《地理风俗》载：

至道元年，南宁州刺史龙汉瑋，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。……其使数十辈，从者千余人，皆蓬髮，面目黧黑，状如猿獠，使者衣虎皮毡裘，以虎尾插首为饰。^④

历史上各部落酋长披虎皮以为氏族标志，这种披虎皮以为勇武的服饰习俗，可视为南诏政权虎崇拜的传承。

① [宋] 欧阳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书》，第 20 册第 6324 页。

② [宋] 薛居正等撰：《旧五代史》，中华书局 1976 年版，第 6 册第 1846 页。

③ [宋] 欧阳修撰：《新五代史》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，第 3 册第 922 页。

④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 571 册第 173 页。

唐代南诏与吐蕃关系密切，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。南诏政权奖励军功的大虫皮制度，同样在吐蕃王朝得到了推行。藏文史籍《贤者喜宴》称松赞干布统一吐蕃之后，吐蕃王朝亦颁布奖励军功的制度，其中有六标志、六褒贬、六勇饰：

所谓六标志是：宣布命令的标志是印匣；……勇者的标志是虎皮袍；贤者的标志是告身。所谓六褒贬是：勇士褒以草豹与虎（皮）；懦夫贬以狐帽；……所谓六勇饰是虎皮褂，虎皮裙两者；缎鞋及马橙缎垫两者；项巾及虎皮袍等，共为六种。……以上诸种即所谓“以万当十万之法”，此为六法之首。^①

文中所说虎皮袍、虎皮褂，虎皮裙是吐蕃王朝赐予勇者的标志，亦是国家奖励军功大法的内容。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，在汉文史籍中亦有记载。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六《器奇》说：

开元中，河西骑将宋青春，骁果暴戾，为众所忌。及西戎岁犯边，青春每阵常运剑大呼，执馘而旋，未尝中锋镞，西戎惮之，一军始赖焉。后吐蕃大北，获生口数千。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：“尔何不能害青春？”答曰：“尝见青龙突阵而来，兵刃所及，若叩铜铁，我为神助将军也。”青春乃知剑之有灵。^②

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，是氏羌族群虎崇拜的传承。正因为吐蕃王朝有崇拜虎的习俗，故中原王朝往往赐虎皮以示友好。《册府元龟》卷九百七十六《外臣部褒异第三》载后唐长兴三年

① 巴卧·祖拉陈哇著，黄颢译：《〈贤者喜宴〉摘译（三）》，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》1981年第2期。

② [唐]段成式撰，方南生点校：《酉阳杂俎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62页。